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三十一回 探南極異景看旋渦 逐巨鯨無心得海隧

卻說寶玉拿了鼠，便遞給老少年。只因穿了水衣，不能說話，縱說了話，這聲音也透不出來，對面的人，不能聽見，只好相視會意。老少年接貂在手，不覺四下張望，忽見前面島下，一大群貂鼠，約有二百三十頭。便指揮十個水手一齊趕去。十二人一齊鼓動雙翅，趕將上來。一個水手放了一槍，打了一個，那一群貂鼠便一齊往水面上竄去。眾人鼓動雙翅，也往上趕來。誰知趕到一百尺以上，見許多岩巉下垂的水晶擋住不能上去，用手去捫搦，他卻是個滑不留手的。玉舉槍去敲了一下，敲下了一塊，卻不沉下，反向上去了。至此，自信果然到了南冰洋底下。這南極是冰不到底的，此刻我們在冰底旅行了。那一群貂鼠向冰岩裡竄去，此時一個也看不見了。那冰岩下垂的是縱橫斜直的三稜四刃，猶如刀劍一般，人不敢近。老少年放了一槍打去，卻打下了好幾塊，於是寶玉和眾人，一齊亂打。忽見那貂鼠鑽出巖穴來，又往海底竄去。眾人緊緊跟隨，追到海底時，他卻又往上竄去了。眾人又跟著追到上面，追到將要近冰時，老少年忽然停了雙翅。招手眾人，叫一齊停住；在身上解下網袋，取出網來，分給五個水手；做手勢，叫他四人四面張開，一個人司了總綱，止住他們，叫不要動。便同寶玉帶了那五個人直竄冰岩外面，七槍齊發，向冰岩亂打。果然那一群貂鼠又竄出來，直向海底去，誰知這回半當中張了一面網攔住。群貂到網時，四面的人，一齊放手，那司總綱的便連忙收起口來，不曾走了一個。老少年大喜，便揮手叫他先送到船上去，那水手會意去了。

寶玉忽覺得有物碰在腳上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一株合抱大的珊瑚，往上浮起，寶玉連忙一手抓住，跨在乾上。那珊瑚仍然是浮動。忙鼓動雙翅，竭力壓下。到得島邊，只見眾水手各人按著一株珊瑚，面面相覷，看見寶玉跨著，便都大喜，孝著跨上，一齊到船頭上來。一共二十一株珊瑚，卻只進去了兩枝，其餘都不是太長，便是杈杈太闊，不能進去。寶玉便招手叫一個水手來，代自己跨了。進了前門，把門關上；按了電鈴，不一會水乾了。小門開處，便進去取了兩捆白金絲繩，仍復到海裡來，交一捆給眾水手，做手勢叫他們都拴到船上。又復指著珊瑚島，叫他們拴了再來的意思。便挾了一捆白金絲繩仍到島上來。只見老少年等十一人，正在那裡伐珊瑚。寶玉便取出幾根繩子，叫他們拴了，又指著船尾示意。又親自動手拔了好些小珊瑚，打了幾捆牽到船上，如法進門，把珊瑚卻堆到空艙裡面。方欲再出來，恰好開了前門，老少年及眾人都回來了，也帶了好幾捆小珊瑚，於是一同進來。忙忙卸下水衣，各人都覺得打了個寒噤。大家都道：「奇怪，在海裡不冷，怎麼回到船上倒冷了？」船上的人也說此刻是忽然起了一陣寒氣。說話時，越覺得冷了，眾人都忙忙到上層去添衣服。老少年和寶玉也向方指南借衣服穿了。

寶玉道：「今日所獲的都是奇物，從來只聽見有海馬、海虎、海獺、海龍、，卻不曾聽見說過有海貂，今日那個不能不算他是海貂了。透亮的珊瑚，已是未曾見，卻又是浮水的。宋儒凡目所未見的，都以為烏有，不知今日攻宋孝的人，聽見了這個，又怎樣呢！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個貂向來不曾出現的。他在冰岩裡做巢穴，可以叫他做冰貂。這珊瑚便是浮珊瑚，把這個帶了回去，那南浮石又不算什麼了！」

此時，譚瀛已經開了暖氣管，卻還是覺得冷。忽然游龍使人來報，說：「到舵房去看奇景。」二人聽說，忙到舵房裡，對著透金鏡看去。只見海當中另有一條水，從海底起一直豎上去，筆直的一條，四面的水迴環流轉。當下個個稱奇，寶玉道：「停下船，就看見麼？」游龍道：「不，此刻船又開行許久了，才望見的。」寶玉尋思了一會，又細細的看了那條水一會，忽然省悟道：「是了，那條水一定是南極的中心點。地球往東轉的，你看那條水四邊迴旋的溜，卻往西轉，這是地球轉的快了。這水在地球本體上，不得不西溜。本體往東轉的越快，這往西溜的水也越快，溜急了，成了個旋渦。這正是旋渦底呢。」老少年點頭道：「正合吾意。」大家也說這個議論極是。不一會走過了，舵房便看不見那條水。此時格外冷了，大家都不解是何故，都以為到了南極了，這船的外殼障不住外面的冷氣所致，並不在意。

老少年想起那冰貂，便往下層去看。只見那冰貂在蓄水艙內，游泳自如。內中卻有三四十個死了的，便問看守的人，怎麼死了。看守人道：「上船來不久，就陸續死了，便是這未死的，也都呆的了不得。此刻冷了，他又精神了。你看這水面已經結了一層冰呢。」老少年仔細一看，果然結了一層冰。便叫打開了冰，把那死的撈了上來。看守人言撈起，老少年取過一看，那身上的毛，離水即乾，心中想道：拿他做皮衣，一定是好的。此時只覺得寒威砭骨，片刻不能耐。走到前面看那珊瑚，誰知那冷氣竟是從珊瑚發出來的。走近前去，只冷得氣也喘不出來，連忙回步。到了上層，叫人把養貂、養鯊魚的食料上足了，免了看守。下層的人一律上到中層，把艙板嚴密蓋好。又過了半天，那上中兩層才慢慢的暖和了。

又走了兩天，仍在冰洋底下，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只怕要從這裡穿過印度洋的了。但是為甚走了這幾天，還不出冰洋呢？」汪作楫道：「冰洋底下，水溜得狠，船又慢了好些，大約明天總可以出去了。」

眾人正在舵房談天，忽又見前面來了一座插天高天的蔥翠大山。寶玉道：「這麼冷的地，方還有水藻麼？」及至戴了助明鏡一看，卻是生就的綠色山石，並非水藻。寶玉喜道：「這些山石不可不取些回去。你們請看，都生得玲瓏剔透得狠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回去取，先要準備好了。前回帶了幾枝珊瑚，便鬧得滿船人幾乎冷煞。這石頭不要也是如此，那可了不得了。我們都帶了繩子，取得的都在船後頭罷。」寶玉道：「繩子不行！這些石頭岩巉得狠，繩子拴不了幾塊，還用網罷！」商量妥當，便也同前回一般，叫了四十名水手，結束停當，灌了暖氣，連那到下層司啟閉小門的水手，也叫他穿了下水衣，灌了暖氣下去。一行人到得水裡，那時船已駛近山前，停住了。眾人走到山前，寶玉爭先揀了一塊，卻俯拾即是，並不煩掘挖。寶玉怕他同珊瑚一樣要浮了去，輕輕放下把手離開一看，卻是不動的，方才放心往網裡送。眾人七手八腳的搬了一大網，方才合力把他牽到船後拴住了。回到船上，解卸衣服，那船又開行去了。

走了一天，果然出了冰洋底下，眾人都喜歡的了不得。天有了晝夜了，不過晝短夜長罷了。雖然船內仍是無論晝夜，都點電燈，然而船外的可免了白晝發亮了。從窗外望出去，也不藉電光可以見物了。

到了午牌時分，正想浮出海面，查察到了什麼地方。正欲升起時，忽然迎面來了一條海鯨，蜿蜒作勢，便欲撲過來。海導道：「不好了，船尾拴了那許多東西，必要解下來才能捲玻璃，這便怎生辦法呢？」大眾正在躊躇付鯨魚之法，忽又看見那鯨魚回道狂奔。老少年拍手道：「他既走了，我們樂得追他。」於是開放汽機，盡力趕去。那鯨魚卻也行駛極速，趕了一晝夜，看看趕上，此時又要提防他回頭反噬，人人月盡了十二分精神，所有上下人等的視線，莫不集在鯨魚身上。看著他竄到一座極大的高山邊去。這一座山，倉卒之間，也測量不出他有多，大幾幾乎似是大陸岸邊一樣。眾人都想這東西走到岸邊，沒處好走，少不了要做因獸猶鬥的了，大家越是小心提防。看看到了山腳下，那鯨魚忽地一個翻身不見了。眾人都吃了一驚，留心細看，原來山下有一個極大極大的洞，鯨魚往洞裡鑽進去了。老少年叫開了發亮機，往洞裡探照。照了一回，也莫測深淺。老少年、寶玉同聲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他既是逃避我們，總有怕我們的道理，呷可以放過他，索性追進去罷。」寶玉又道：「說不定是前回看著我們弄死一條的那個，所以他見了我們就怕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不錯呀！前回那個是向南走，我們此刻是從南極回轉來向北走，所以在裡面遇著了。趕呀！」於是把船駛到洞口，發足了電火，往內駛去。

這洞裡面，也有許多岔道，這裡只望著寬大的走去。前面那鯨魚早不見了，那洞可愈走愈窄，老少年還只管催著前進。看自追了兩個時辰，忽然出到洞口之外，那鯨魚早已蹤影全無。眾人莫不稱奇，連忙收了電光，把船浮起。開了頂蓋，四面一望，好奇呀，原來已到了澳大利亞洲的北面了。老少年回頭一想：方才那個洞，竟然是澳大利亞洲底下的一條水隧道。因為追海鯨，無意中倒尋出這一個海道來。眺望了一回，依然關了頂蓋沉下，向北而去。行不多時，忽然看見一艘船，也沉在水裡行駛，然而沉的甚高，並不沉到海底。老少年指給寶玉道：「你看，這就是現今稱文明國的海底戰艦了。」寶玉看那船身上有許多螺蚌蛤之類扒在

上面，又生了好些水藻青苔。寶玉道：「怎麼我們船上沒有這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我們的軟玻璃是用藥水制過的，不惹這些東西。你看他的船雖然沉下，還有煙叢汽管露出水面呢。你看我嚇他一嚇頑。」說罷，叫譚瀛開了發亮機。一會又收了。收了一會，又開了一開。只見那艘水底戰船，便浮出水面。寶玉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他那船上又沒有透水鏡，又沒有透金鏡，望出來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縱使看見一點影子，也是模糊得很。我這裡忽然放了兩下光，他卻只能見光了兩下，又不見我們的真像，少不得要起了疑心，所以把船浮了起來。你看他這番回國去。因說道：「我知道他這番回去報告了他們的格致專門家、博士、孝士，又考得澳洲之北，洋面上出了一條極大電魚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寶玉道：「這麼一來，他竟要當我們是個動物了。」譚瀛道：「我們怎麼是動物，這船才是動物，我們還是動物肚子裡的東西呢！」

說話間，忽聽得一聲響，忙向窗外看時，一顆彈子落在海裡，直沉下去。那炮彈落下地方，正是方才本船浮起發電光的方面，原來那戰船還趕來呢。老少年道：「那種船一個時辰，走不到我們一半的路，也要趕來，真是可憐可笑。」譚瀛道：「我們何苦累他瞎趕呢！」說罷，又把發亮機開了一會。歇了一刻時候，又開一會，道：「好叫他知道我們走的快，自然不趕來了。」

不知那戰船還追，且聽下回分解